

突尼斯上空的“民航飞机”

□ 张晓军 刘双兵 郝建生 / 文

1982年6月，以色列在第五次中东战争中大获全胜，驻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下简称“巴解组织”）武装被迫撤出黎巴嫩，被分散安置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内的巴解总部及其精锐的卫队迁至非洲北部的突尼斯。这个已20多年没有过战火的北非国家，做梦也没想到，三年后竟然由此引出了一场被打得毫无反应的战争。

以色列人复制了巴解总部

1985年4月，巴解组织秘密派遣突击队分批进入了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他们按计划集合起来，向以色列的国防部大楼发起了突然的袭击，企图一举端掉以军的首脑机关。幸亏以军戒备森严，应变迅速，才顶住了巴解组织突击队的进攻。在以军增援部队的夹击之下，巴解组织的大部分突击队员以身殉国了。

以色列人默默地咽下了这个苦果，没有向外声张此事，暗地里却在加紧密谋报复。他们从抓获的俘虏嘴里，逼供出了巴解总部在突尼斯的具体位置、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办公地点和总部人员的活动规律等重要情报。以色列如获至宝，军方和政府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心摧毁这些目标，以示报复。会议责成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组织专门精干的班子，制订出作战计划。

位于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南郊35公里处有一个不很引人注目的卫星城哈玛姆沙特突然“热闹”起来，成了以色列情报人员的一个主要活动中心。很快，位于哈玛姆沙特市郊的巴解组织总部的地形图就被送回了以色列。以军总参谋长摩西·利维将军亲自从以空军挑选出几十名尖子飞行员，进行秘密训练。

纳吉夫沙漠腹地，以色列人秘密地建立了一个按1:1复制的巴解总部。从这个复制建筑群上看，巴解总部占地约700平方米，周围是围墙，墙内有两栋大楼和几座小别墅，巴解组织领导人主要活动场所为其中的五座小楼。平时，办公大楼里有100多人，阿拉法特的警卫部队第17部队和一个通讯

站也在总部之中驻扎。这些目标位置都太小，数座小楼又分散开来，附近还有居民点和一所学校。以军要轰炸其中的巴解总部五座小楼，而且要求一次通过目标上空，快速发现、识别并摧毁，确非易事。

同以往的长途奔袭一样，以色列人要做到一击得手，万无一失。因此，必须反复苦练，练就过硬的技能。所以，一场全封闭式的训练在沙漠中悄然展开。

目标！突尼斯！

在另一个战场上，以色列人也摆开了攻击阵势，激战正酣，参战的都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他们全力以赴地搜集巴解组织总部及其要员的情报，为以军的报复提供准确的情报保障。

1985年9月25日，地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东南部的拉纳卡港，一个巴解组织经常使用的货物中转站，来了3名看似普通的“观光游客”，两男一女，他们以乘快艇兜风为名，密切注视着来往船只。

三只“螳螂”正待捕蝉之际，不知何时冒出了一批“黄雀”，这批不明身份者，靠上他们，一言不发，端起自动冲锋枪就是一阵横扫，3人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3人并非普通的游客，而是以色列情报人员，他们是为侦察巴解组织活动情况而来。干掉他们的人，据说属于巴解组织。

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府。25日下午，以色列内阁在此举行紧急秘密会议。会上，内阁总理希蒙·佩雷

斯介绍了“游艇事件”，接着讲了当前国际环境中不利于以色列的一些因素，特别是美国对巴解组织的立场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英国将正式接待阿拉法特访问等等。最后佩雷斯提出，要利用这次事件报复巴解组织，既是对4月巴解组织袭击以色列国防部的“回敬”，又能打乱英美的外交政策。

佩雷斯讲完后，拉宾向阁员们详细地介绍了作战方案。大家虽然心里都有准备，但是一听居然是要空袭相距2400公里之遥的突尼斯，还是都吃了一惊。

虽然，这个距离没有1976年6月以军长途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那么远，但那次穿越的3个国家和地区中的法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其防空系统都非常落后，而第三个国家肯尼亚又给了以军有力的中转支持，并且那次运用的飞机全是载油量大的运输机，只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加了一次油。而这次，航线的南面是埃及和利比亚两个阿拉伯国家。埃及曾经是以色列的宿敌，是巴解组织的重要支持者，尽管与以色列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当危害到阿拉伯国家利益时，埃及肯定不会帮以色列的忙；利比亚则

1982年6月14日，巴解领导人阿拉法特（中）视察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军队的阵地。他的活动让以色列很长时间都想将其消灭。在1985年的袭击中，阿拉法特侥幸逃过一劫。



是以色列的主要敌人，两国属于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这两国的雷达警戒和防空系统都比较先进。航线的北面是北约国家希腊和意大利，美军在这两国都部署有强大的雷达警戒网。航线下端，是茫茫的地中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舰队在此频繁活动，有的还在进行军事演习，以机肯定逃不脱他们的监视。而且，这次出动的是载油量较小的歼击机，中途又没有可以依赖的中转着陆处，一旦出事，后果将不堪设想。

内阁成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后把问题的焦点归结到“距离太远”。“距离远，我们可以进行空中加油！”拉宾显得有些激动，他站了起来，提高了嗓门继续说道，“距离远对我们也有有利的一方面，那就是可以麻痹敌人！”

大家不再犹豫了，他们毕竟还是了解自己国家军队实力的。他们曾创造过往返7000多公里，长途奔袭非洲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从劫机犯手中解救救人质的光辉战例；还曾创造过往返2800公里，偷越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三个敌对国家，炸毁了伊拉克核反应堆而无一点损伤的不朽范例。想到过去的光荣，阁员们还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呢？于是举手表决，结果是9：1，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行动方案。

最后的准备

拉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距离远的技术难题。老实说，从以色列到突尼斯的距离大大超过了当时以军主力战机的作战半径，2400公里的距离是F-16歼击机作战半径的大约2.7倍，是F-15歼击机作战半径1545公里的1.55倍。以军能给先进作战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的只有两架波音-707改装的加油机，其性能相当于美军的KC-135型加油机，但数量有限。考虑到完成行动F-16要加2次油，F-15却只需加1次，所以经过论证最后确定只使用F-15，而由波音-707担任主加油机。选用F-15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F-15的两翼根之下、机身的两侧处，装有两个保形油箱。这种油箱外挂时，阻力很小，不影响飞机的载荷系数和速度极限，它既能装2200公斤的燃油，也可装电子探测设备。以军决定将保形油箱用于装油，卸下了其中的电子探测设备。此外还有，F-15的最大载弹量为10705公斤，而F-16只有5440公斤。以军经过周密的计算，每机只需挂2000公斤的弹药就足够了。F-15减少的载弹量是F-16的2.5倍，增航的效果要比F-16明显得多。

F-16战斗机在这种远程奔袭战斗中，往往作为护航机使用。



电子战飞机随队掩护是确保偷袭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以色列的E-2C“鹰眼”电子侦察机的航程只有2600公里，单边飞行还可以，往返就办不到了。假如采用空中加油的办法，E-2C因为没有空中受油装置，也无法实施。不得已，以军选用了改装的波音-707E电子战飞机来执行干扰兼空中导航的任务。

为了以防万一，以色列海军派出载有直升机的舰队在接近突尼斯的马耳他岛海域附近，担任在地中海上空的接应救护工作，以备必要时抢救跳伞落水的以军飞行员。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差的就是巴解组织首脑阿拉法特不在总部。9月30日，以色列特工从突尼斯发来令人兴奋的情报：阿拉法特将于当晚从摩洛哥结束访问返回总部，并将于次日上午在总部驻地召开巴解组织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会议。更令以色列人激动的是，他们的特工人员已经设法在巴解组织总部的5座建筑物中偷偷地安放上了激光目标指示器——指示轰炸目标，引导激光制导导弹或激光制导炸弹攻击的装置。于是佩雷斯下令：“明日凌晨开始行动。”

“民航飞机”再度逞威

10月1日凌晨，东方刚刚破晓，以色列空军的2架波音-707和2架KC-130型加油机，携同1架波音-707E型电子战飞机早早地飞上了薄雾蒙蒙的地中海上空，向西飞去。海军舰队几天以前就打着“演习”的旗号，早已进入了自己的阵位。

以色列西部的特勒诺夫、多夫诺斯、哈佐尔机场已经忙碌了几个小时，8架F-15和8架F-16已经披挂整齐，飞行员已经进入座舱，做好起飞准备，只等一声令下了。



7时整，出航的命令下达后，16架战机打开加力，如离弦之箭，冲上了蓝天。

今天，担负空袭巴解总部的8架F-15，以从未有过的轻装上阵。担负夺取制空权，实施空中掩护的4机，只挂装了美国制造的最新型号的“响尾蛇”和“麻雀”空空导弹；担负轰炸任务的4架F-15披挂的则只是2枚全重209公斤的激光制导的“小牛”（又名“幼畜”）型空地导弹、数枚227公斤的MK-84型激光制导炸弹以及其它的弹药。而F-16只担负一段航程的掩护和策应。

以机将他们于1981年6月7日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故伎重新施展出来，他们选择了一条繁忙的国际航线来飞行，飞行高度采用民航飞机常用的高度7000~8000米。机群以密集的队形重叠编队，这样地面雷达即使发现了，其荧光屏上呈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像一架大型客机一样的亮斑。一般来说，如果不是对路线上的民航航班特别熟悉的话，是无法识别出以机鱼目混珠的。

万一运气不佳遇上老手，也不要紧，只要他不查对，民航航班不按正常时间飞行的是司空见惯的。因此，以军以假乱真的手法，真是一个反雷达侦察的高招。

果然，一路上发现了以机编队的军方警戒雷达、民用空中管制雷达都没把“它”当回事，只把“它”视为一架普普通通的民航飞机，大放绿灯。以机巧借民航空中走廊蒙混过埃及、土耳其、塞浦路斯、希腊等国的雷达系统，顺利向西奔去。在克里特岛以南的海域，以机编队同早已等候在此的加油机会合，加油机在此给F-16加油。

加油后，编队继续按原形西飞，不久就进入了利比亚、意大利和马耳他防空雷达的警戒区。尤其是意大利南部和马耳他岛上，美军和英军分别在那儿部署有大型对空搜索雷达，任何经过的飞机都难逃其敏锐的“目光”。

不过，别担心，以色列人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以“民航飞机”为掩护，而且还在于他们善于选择时机。此时，地中海意大利海域中，北约舰队正在举行海空联合军事演习。不仅北约的各种飞机活动频繁，而且苏联、利比亚等国的侦察机也屡屡出动，侦察监视北约军队的演习。沿岸各国和在地中海游弋的舰只的防空雷达荧光屏上自然目标众多，难以发现偶然混入的以军飞机。

在马耳他岛，以军对F-15进行加油后，跨过突尼斯海峡，便到了突尼斯。以军突击机群的8架F-15在提前到达阵位的波音-707E电子战飞机的引导下，向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扑去。临近突尼斯海岸时，F-15立即下降高度，进行超低空掠海飞行，利用雷达盲区 and 海浪杂波，避开突尼斯防空雷达搜索。同时，波音-707E电子战飞机打开电子干扰机对突尼斯和意大利两国的防空雷达发射强烈干扰，F-15自身携带的机载电子干扰系统也同时开启，实施自卫掩护。

据说，当时突、意两国的防空雷达受到了半小时的强烈干扰，两国雷达值班长官不谋而合，将干扰归结为北约军队正在进行的军事演习，而未怀疑到这是一个空袭信号。

距目标约48公里时，8架F-15开始爬升至1000米左右的高度，准备进入攻击航线。

10月1日上午10时05分，巴解总部像往常一样正在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事务，附近学校不时传来阵阵的读书声，公路右侧的一群突尼斯工人正在利用早晨的凉爽修补路面。突然，人们听到了“嗡嗡嗡”的飞机尖叫声。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大，尖细刺耳，

震得门窗玻璃也在摇晃。人们从未见过突尼斯的飞机出现在这个空域，他们好奇地抬头望去，猛然发现俯冲下来的飞机，是电视镜头上常常出现的以色列的“大卫星”军徽。未等人们反应过来，飞机腹部火光一闪，2枚“小牛”激光制导导弹和数枚MK-84激光制导炸弹在以色列特工事先放置的激光指示器和F-15发射的激光束的引导下，准确落在巴解总部的通讯大楼上。

眨眼工夫，巴解组织办公大楼、第17警卫部队的司令部、军官宿舍就淹没在剧烈的爆炸声和火光浓烟之中了。3分钟内，4架F-15依次跟进攻击，所投之弹全部命中目标。以机未遇到任何攻击，顺利地退出了轰炸航线，与在空中担任掩护的4机会合，向东飞去。

十多分钟后，F-15与在马耳他岛以南海域上空担负接应并掩护加油机与电子战飞机的F-16会合，护卫着加油机和电子战飞机，顺利返航。

意外的结果

从清晨首批飞机出航开始，拉宾和利维的心就悬着，毕竟这是一次与众多强手打交道的长途奔袭，如果失败，佩雷斯内阁就有下台的危险。

下午13时，以机无一损伤地返回基地。拉宾等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给佩雷斯挂了个电话，两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时，他俩在兴奋地等待着同一个消息：巴解组织沉痛宣告阿拉法特等人遇难的讣告。

不过，这回得轮到他们失望了。几个小时后，安然无恙的阿拉法特公开接受了电视记者的采访，愤怒地谴责以军这一恐怖主义

行为和非法的侵略行为，全世界谴责的电文也从四面八方指向了特拉维夫。

事后，以色列情报人员查明，阿拉法特是侥幸逃生。他于9月30日晚下飞机后，临时改变主意，去了巴解组织驻突尼斯办事处，准备在那儿与巴解组织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阿布·杰哈德商谈。至于阿拉法特为何临时改变主意，一直是个谜。有一种解释是，阿拉法特预先获得了以色列将在近期内可能袭击巴解组织设在约旦、北也门或突尼斯基地的情报，但他只通知了距以色列较近的约旦基地加强戒备，对于在突尼斯、北也门的基地，则考虑到距离较远未加防范。尤其是突尼斯的总部，他以为只是个政治机构，不是军事指挥部，不大可能遭到空袭，更是放心大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由于忙于外交访问，他几乎把这一情报给忘了。返回突尼斯下飞机后，他才突然想起。这位在死神堆里打着滚的神奇人物当然知道以军的神通广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才临时改变了行程。一来小心为好，避一避；二来可与刚从约旦回来的杰哈德见见面，先了解一下约旦基地的情况。

当晚，阿拉法特在巴解驻突尼斯代表贝勒阿维家过夜。第二天早起后，又因事耽搁，将近11点才从突尼斯城驱车返回总部。等待开会的其他巴解组织领导人，也因此推迟返回总部，算是逃过了一劫。

尽管阿拉法特幸免于难，但是以军的这一次空袭，使民解组织伤亡了200多人，总部5座建筑物被摧毁，元气大伤。以军不引人注意的“民航飞机”战术再度得逞，在电子战历史上也写下了精彩的一章。☆

(责编/李斌琦)

以色列空军在这次行动中，利用空中加油达到了作战突然性。

